

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个时代的自拍照

The years of passion burning——A Selfie of an Era

摄影并文 / 王秋杭

编前语

“渴望战争”节选自王秋杭老师“1966—1976 我的自拍像”一文。与共和国同龄的著名摄影家王秋杭老师青年时期，和千千万万个热血青年一样，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激扬着青春、革命和理想。照片记录的不仅仅是王秋杭老师自1966年接触摄影，自觉不自觉地利用手中的相机，为自己留下一张张关于自己的肖像照，银盐影像上留存的不单是家庭、家族的记忆谱系，更是关于那个时代，关于这个国家宝贵的财富。在“渴望战争”中，我们发现，在那个年代，他已超然物外，拿起相机记录的不仅仅是自我的时代写照，而是一代人激情澎湃着的青春理想，一个时代的理想记忆。



王秋杭

1949年出生，祖籍山东乳山。原杭州市摄影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第四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荣获中国摄影家协会“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称号，第八届杭州市政协委员。

我和共和国同龄，1949年大军南下时母亲怀着我，挺着大肚子，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七兵团政治部文工团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渡过长江。母亲在刚解放不久的杭州城里生下了我，时值秋天，取名秋杭。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就读的是当地干部子弟最集中的全国重点学校杭州市安吉路小学，每个班的少年先锋中队都以烈士的名字命名，哥哥在白求恩中队，姐姐在刘胡兰中队，我在方志敏中队……可是，好景不长，生父王子辉（曾任解放军七兵团京剧团团长，时任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在整风“反右”中被迫害致死，母亲为了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嫁给了继父。

1966年“文革”初期，我母亲和继父双双被打成“走资派”。我当兵无门、招工无望，整天在家闲逛。有一天我翻进



1969年3月，中苏边界黑龙江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大批毕业的中学生被调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4月，我写了血书才被批准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二团。由于出色的表现，很快被调到兵团司令部带岭武装连构筑战备坑道，被任命为第三排第九班长。《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那时是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1969年12月摄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带岭武装连）



渴望战争，以鲜血和生命来改变自己知青命运，是那时最强烈的愿望。可是当战备坑道按时完工后，战争形势缓和了，武装连被命令解散，武器被命令上缴。我依依不舍，于是下令全班集中武器，从卫生室搞来纱布、红药水，在一株巨大的朽木旁导演了这场虚拟的战争。（1970年夏摄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带岭武装连）

一所学校的仓库里，偷出几捆被红卫兵查抄并早已停刊了的《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和几本民国时期的摄影画报，我一下子就被迷住了。郎静山、郑景康、吴中行、薛子江、刘旭苍等摄影大师的名字和作品深深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我省吃俭用，花五元钱从旧货店里买来一架“幸福”牌照相机，开始自学摄影。那时候整天就是拍照、冲洗、放大，对政治运动毫不关心。放大机是将尿罐扣过来自制的。后来，找我拍照的同学、朋友越来越多。

不久，我被分配到了杭州市临安县一个山区里插队落户。

当时，中苏珍宝岛事件爆发，我一心想报效祖国，证明自己的血不是黑的，就写血书要求支边当一名兵团战士

士。总算于1969年的4月，我们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二团务农。由于我的出色表现，很快就被调到兵团司令部带岭武装连，我被任命为三排机枪班班长，那些枪可全是真家伙。听兵团司令部参谋长说，如果和中苏开战，我们番号一变，立刻就成为现役部队拉上前线。不过当时给我们的战备任务是挖地下坑道，地点是在带岭镇外的原始森林里，那年我才十九岁。

那时真的是要革命不要性命啊，打坑道，本来打风钻要用水，但我们嫌水枪麻烦、进度慢，就直接打干眼。打干眼粉尘大呀，整个坑洞就像一个石灰筒，两眼一片白，见不到人影。鼻孔里全被白粉堵塞，擤出来都是白粉糊糊。生活条件差就不用说了，只有干粮，很少有肉类

和蔬菜。营养严重不良，加上卫生条件差，结果全连染上了疟疾，战斗减员四分之三，四个排最后只剩下一个混成排。我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这个混成排的代理排长，我一连递交了三份入党申请书，并率领全排战士24小时连轴转，吃、睡都在坑洞里，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连队受到了嘉奖，十多名战士火线突击入党。我被兵团政治部干事找去谈心，他说按理你是第一个应该发展的对象，但组织上研究，因为你生父的政治问题，还需要接受进一步考验。

我没有怨言，只盼着战争早点爆发，可以上前线抛头颅、洒热血，在真正的战场上火线入党、建功立业，改变“知青”身份，哪怕成为烈士也在所不惜。

深山老林里的生活实在太枯燥了，



刚到山里我就给家里写信，要求父母给我买一台刚出产的“海鸥”4B照相机。我在信中写道：“在这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如果没有照相机，我会发疯的。”不久，一台崭新的“海鸥”4B双镜头反光相机寄来了，还按我的要求附寄了胶卷、相纸及显影、定影药粉等。母亲在信中说：父亲进了五七干校，很少回家，家里存款全都冻结，是用父母两人的生活费凑起来买的，可百货公司还不卖给个人，只供应单位，非要单位介绍信。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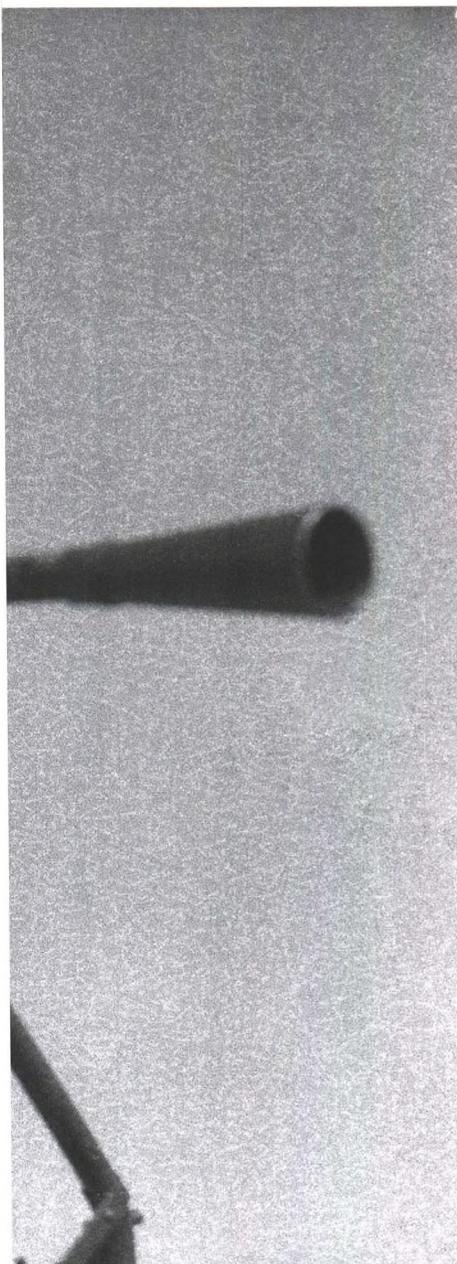
此，父亲专程到原工作单位浙江省博物馆找熟人开了介绍信才买到……读后，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没有暗房，我钻进空油罐；没有安全灯，我用烟头的红光冲胶片；没有灯光，我就用手电筒感光……一张张照片从空油罐传递到了战友们的手里，原始森林深处终于响起了纯真的青春的欢笑。

可当时中苏之间只有一些小摩擦，没有大规模的战争爆发。这实在让我们很失望：苏修你这个纸老虎，怎么就不

敢打过来呢？

形势缓和了，我们的武装连也要遣散了。后勤女兵排都已经在城里分配了工作。我们的雄心壮志也在矽肺病的咳嗽中、在整理锅碗瓢盆的叮当声中日渐暗淡。遣散的最后一道程序是上缴枪支，这是我们最恋恋不舍的。那天我突发奇想，说仗没捞着打，但这段铭心刻骨的日子不能忘啊，我们就拍个照留个纪念吧，大家一致赞成。结果我又做策划，又做导演，又做化妆，又当主演。去卫生所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电影《英雄儿女》中的英雄王成，也是我喜欢模仿的偶像，可惜当时找不到步话机，使这张模拟照逊色了不少。（1970年9月摄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带岭武装连）



黑龙江兵团带岭武装连，模拟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胜利。

借来纱布和红药水，最后就炮制出了这幅“渴望战争”的照片。

抱机枪的是副班长王乔乔，中间喊口号的是我，我的台词是：“轻伤不下火线！”“子弹打光了，上刺刀！”“共产党员，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反正当时电影里的英雄人物喊什么我就喊什么。

照片从空油罐里洗出来之后，战士们纷纷传阅，全连震惊了，各排、各班都要求拍摄留念，连长、指导员也感到很有意义，于是下令放假两天，专门安排

各排、各班拍摄集体照。

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两天。我从双镜头反光相机的磨砂玻璃中清晰地看到年轻战士们一个个几乎全都换上了洗得干干净净的绿军装，有的还穿上平时很少穿的白衬衣，雪白的衣领露在脖子上显得异常英武……那一刻，我非常激动，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这么神圣过，因为我看到了那一双双兴奋而期待的目光。我知道，这些照片很快就会寄往祖国各地，在更多的家长、亲友、同学们手中传递……

Avid for War" is excerpted from Wang Qiuhang's "1966-1976 My Selfie". In his younger years, Wang Qiuhang, a famous photographer who is the same generation with the Republic, like millions of other hot-blooded youngsters encouraged his youth and revolutionary ideals in that passion burning years.